

74
6640
22



74
6640
22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成均館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泰蕙田編輯

李天保總督蘇都聖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五十八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會

真彝纂副使元和宋宗元

發

宗廟制度

蕙田案天子宗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自虞夏以來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明證也周監二代制度益昭凡祧遷宗祖以暨宮室服冕籩豆尊罍牲牢器數樂舞之制散見于儀禮周官戴記者雖不無闕略然皆有脈絡可尋推類以求聖人制作之精意穆然可思也今詳其條目統為制度列于時享之前各家異同之說略為考定至

五禮通考卷五十八 宗廟制度

木下中也
1991.9
寄贈

91-0699

律呂本通貫祭祀之樂因廟享最詳並附著焉

易萃卦萃亨王假有廟注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疏王假有廟者

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

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瀨能祭其性然也

宋義學聚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

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為其渙散立廟以收之

張氏浚曰巽木在上為有廟

朱氏震曰艮為門闕

巽為高上為宗廟

李氏過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

王伐商載車以行係人心也

趙氏汝謀曰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

巽氏燠曰假字疑當作昭假列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發祭于宗廟以已之精神感假祖考之精神也

蕙田案注疏訓假為至原本渙大象立義似更平實有關係

象下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陸氏希聲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魂氣游散無所依歸故聖人于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

吳氏澄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雷氏次宗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此謂天子之孝

渙卦渙亨王假有廟疏王假有廟者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于建立宗廟故曰王假有廟也

本義渙散也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

胡氏炳文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為門闕一陽在上為屋二陰在下為闕高巍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

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

朱氏震曰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九五有人自門闕至于廟之象

象下傳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注王乃在乎渙然之中故至有廟也疏此重明渙時可以有廟之義險

難未安方勞經略今在渙

之中故至于有廟也

程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

本義中

楊氏繪曰當渙之時何以御之王者宅中而正位託天地

宗廟之靈以固民之離心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鄭氏汝諧曰方其渙也孰為君孰為臣

至于有廟則王位乎中而上下定矣

張氏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

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何氏楷曰王乃在中者非在廟中之謂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為感格也

惠田案在中楊氏鄭氏為是

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先王以渙然無難之時建立宗廟以祭

考祖

程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收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

離散之道

無大于此

禾義皆所

以合其散

項氏安世曰立廟

丁宮象坎之隱

朱氏震曰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

邱氏富國曰鬼神之道幽深渺邈不可度思惟至誠貫徹潛孚冥感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廟焉而神鬼享矣

俞氏棫曰渙津渙也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渙風無形无所寓則无以見之

水動成文後見風之至鬼神亦无形者立廟于宮而後人鬼享有所寓故也

詩小雅巧言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疏連言寢廟者周禮註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新廟奕奕矣其

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清廟茅屋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人鬼之禮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

王氏昭禹曰左陽也人道所向君

子于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氏鏗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

營作之事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注左宗廟 疏案祭義注云周尚左桓

右宗廟尚親親文

家左宗廟尚尊尊

五專直言之宗廟制度

三

陳氏禮書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
 陽也故居左陽故宗廟皆南嚮廟所以象王之朝而
 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
 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為賓及將
 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入
 大門東行至廟考之于禮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
 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
 之旁有墻墻之中夾通門則祖廟已西閣門有三東
 行而歷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
 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
 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
 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記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武重先祖

馬氏晞孟曰太王之遷幽也作廟奕奕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似續妣祖然後作室百堵則古人之營宮室者豈有不先宗廟者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
 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
 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
 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
 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
 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
 自此故聽且速也疏此經明聖人為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為未足稱其意故為宮室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也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于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劉氏彝曰所以別其親疎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

田生者其謂此乎
慕容彦逢曰親而邇者為宗疎而遠者為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疎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修除祧則黜至此宮室所以別親疎遠邇也祧則以教反本之道也祖則以教反始之道也廟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其本其服也出其中心之誠非有強之而為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蕙田案祭法非宗廟正禮詳見後茲取其廟名存之

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呂氏大臨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陳氏祥道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皇維辟天王而臣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周官大祝所謂鬼號此也

陳氏澂曰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媿辟法也妻所法式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與其稱謂也

曲禮稽之廟立之主曰帝注立主曰帝同之天神一疏卒哭竟而附置是為配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美記者錄以為法也

呂氏大臨曰稽之廟曰帝者附于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附殷人練而附附而作主始入于廟曰帝者同于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于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附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諡始不稱帝

禮運祖廟所以本仁也

孝經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注立廟附廟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疏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廟

尚書大傳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

劉熙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

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
家語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
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百虎通聖人所以制宗廟何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
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王者立宗廟何
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
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
孝經援神契宗廟所以尊祖也

右宗廟名義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 禮有大事行之于廟況此是事之
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
成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
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僞極僞極生帝嚳帝嚳
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
未必可信堯之
文祖不可強言

林氏之不可曰薛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
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

禹謨皆虞書也既見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
宗為堯則文祖亦可指為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為必然之論

歸格于藝祖用特 傳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正義以上受
相通故藝為文也又祖藝祖史變文耳此時
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傳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
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

大禹謨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
廟言神尊之 正義舜典說舜之
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
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
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
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則文祖為黃帝顓頊
之等
也

蔡傳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
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
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陳氏師凱曰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

時氏瀾曰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

益稷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正義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宗廟饗之

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疏案聖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黃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神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

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

周氏謂曰舜之受禪止于一世故就舜之身而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

方氏懋曰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嚳瞍之親而祖堯之親者凡以為公而已

楊氏復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嚳瞍皆微為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

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于帝顓頊之

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帝嚳堯之父也顓頊舜之祖

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

以配天而以顓頊為祖仁之至義之盡也顓頊虞氏

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

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

金氏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

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
 敬康句芒螭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
 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或曰世本也朱子謂世
 本或出于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敘舜之世推
 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單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
 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
 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為有功
 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
 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

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瞍則非黃帝昌意顓頊
 窮蟬敬康句芒螭牛以至瞽瞍也或曰然則昌意窮
 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左氏
 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顓頊左氏國語之
 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于黃帝史記之說其
 果足徵乎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是為五帝之首國
 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
 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
 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
 無緒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
 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
 序譜牒豈足信乎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文而又失之

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德于民而祀之初
不論其世也故說者謂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戴
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
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卽受終
于堯之廟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
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云爾是以有虞子孫猶
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
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
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
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瞍
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
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

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
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
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
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
在位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
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

又曰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
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
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
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
下固異于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朱氏鶴齡曰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卽
位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

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與臣工共盡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理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契也禪受之統也類莫如堯與舜也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叟如何曰其主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為虞氏之祖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義固不相妨也禹之于鯀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祖考下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

與殷之孫子侯服駿奔于周廟者同也其必不然矣

吳氏械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禹其宗堯何疑唐孔氏以為舜始祀之廟非也王氏樵曰神宗為堯斷然不易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有德之所自始與

蕙田案唐虞宗廟之祭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藝祖即文祖蓋堯之始祖廟也堯之天下受于文祖今將以授舜故攝位告即位告巡狩告攝位即位告者明統緒之授受也巡狩告者攝政而代主宗廟之事也孔傳所云自屬不易至其人之或為黃帝或為顓頊史記世本所載皆不足憑故傳稱不知為誰是亦闕疑之義惟神宗之說則傳與正義謂為舜之始祖而蔡傳據蘇氏之說斷以為堯廟則蔡傳是也祭法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宗

堯故不稱祖而稱宗蓋統緒者天下之統緒也受天下即受與天下者之統緒故禘郊祖宗一氣相接義之盡仁之至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既稱宗即可稱考紹統者主祭來賓者助祭禮固然矣若承其統緒舍其宗廟而自立宗廟俾堯之子孫與于駿奔之列不特等于商周革命之事其與後之莽懿相去幾何孰謂大聖人而出此且豈所稱官天下者耶至中庸稱舜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蓋舜之宗廟享舜及舜子孫之祭無非舜之大孝也夫舜以側微受命以其一身繼天下之統而又自為其祖考立宗廟為其子孫立國家俾世世享其祀而弗替非大德大孝孰克為之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非宗其統也報其功也此宗廟饗之也舜處其子均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此子孫保之也正合國語禘郊祖宗與報為五之義與祭法固並行而不悖金仁山謂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祖宗者天下之公義也朱長孺謂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于瞽瞍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為虞氏之祖其說皆精當不可易矣

通典唐虞立五廟

蕙田案杜氏泥鄭氏所引禮緯稽命徵之說謂唐虞立廟視廟四始祖廟一故枌為五廟之說非也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謂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舜格于文祖正義曰天子七廟其來自遠說不可易也

國語魯語鯀障洪水而禹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杼能率禹者也

禮記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趙氏匡曰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高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呂氏大臨曰鯀鯀皆有惡德虞不郊鯀而夏郊鯀以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

周氏諸曰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一禘禮得天下則有虞氏郊鯀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鯀而宗舜今于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十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堯禹之受禪傳于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鯀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鯀而宗禹

又曰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太祖也而為太祖者其廟不毀于萬世而其祭常行于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于毀而又止祭及于園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

蕙田案郊祀配天其禮甚大周氏以為其廟不免于毀非也

張子曰夏郊鯀以其祖也祀之郊禹者必繫時王之命不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

楊氏復曰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啟夏祚既以顓頊為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為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

金氏履祥曰古史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

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蕙田案禘黃帝郊鯀之說詳見郊祀禘祫二門宗舜宗禹則金氏之說是也禹之受禘同舜則宗舜亦應如舜之宗堯國語祭法所言

皆禹子孫之事耳

觀承案唐虞官天下則舜受堯統自當郊嚳而宗堯矣三代家天下則禹受舜禘雖當郊堯而宗舜至其子啟賢而繼立固宜以郊堯宗舜者歸之商均之國而夏自宜郊鯀而宗禹耳金仁山之說極當但必以為祀夏配天始於少康則亦未見其果然否也然立說自穩

通典夏氏五廟

蕙田案通典據鄭注之說其謬與唐虞五廟同天子之制皆七廟也

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疏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世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

宗廟制度

三

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為說唯周有七廟二祧為文武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詩然祖疏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既無常數故鄭不數三宗之廟也

蔡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孫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七世而其廟不毀七廟者漢世以來論之多矣鄭康成謂夏五廟無太祖禹二昭二穆殷六廟契與湯及二昭二穆周

則七廟后稷為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

蕙田案注疏謂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是也

鄭氏乃有殷六廟之說昔人已闢其謬但注

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專以

有德不祧毀者言云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文雖同而義小異所謂辭不害意蔡氏因之

今案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文義一串謂承七世之廟而為天子有德

則存無德則亡故曰可以觀德為萬夫之長

而出政政善則安政壞則危故曰可以觀政

緊承上文克綏先王之祿二句言似更直截

且以見七廟為天子定制也蓋人君既為天

子則上承七廟之重宗社所係其可懼為何

如若云觀于七廟外之有德者言太祖見居七廟中甯無德可觀且詎不嫌于譏七廟為無德耶德字當主人主言不宜指祖宗言注疏似稍迂曲故又有文同義異之說

國語魯語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禘饗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

報焉鄭注殷宜郊契疏殷人宜郊契者今處先云郊饗後云祖顯頌夏先云郊顯頌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也云宜也

趙氏匡曰殷祖契出自鬻故禘饗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嘗有宗也

楊氏復曰殷祖于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吞元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

禘饗于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殷人郊冥者冥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者湯革夏命為殷之祖然殷之功始于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為受命之祖詩曰衍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毀之廟也

何氏楷曰孔叢子論書篇云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案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

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
祀上甲微系本云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
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
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
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為殷侯子
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
為有易之君緜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
殺緜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
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
甫謚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
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
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
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于理或然

詩商頌那衍我烈祖

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

詩序那祀成湯也

箋正義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也

商頌烈祖嗟嗟烈祖

箋我功烈之祖成湯

詩序烈祖祀中宗也

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商頌元鳥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傳武丁高宗也

詩序元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

期之號為高宗云前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知此祀當為禘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祀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大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宣甲宣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大戊元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彤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而修政行德天立其廟為高宗

商頌長發元王桓撥

傳元王契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寔大至于湯而當天心

詩序長發大禘也

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何氏楷曰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禘羣廟主皆朝于太廟故爲朝享禘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禘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亨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禘者

功臣皆祭也

蕙田案序以爲大禘朱子謂禘不當及羣廟之主王安石曰雖序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序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何元子曰禘之名義有三一曰時禘一曰吉禘一曰大禘時禘之名至周而改今考周宗廟之禘惟有一祭時禘的是殷禮而大禘之兼及羣廟及配享功臣亦與周不同盤庚云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者或亦殷時大禘之制與然其爲宗廟之祭不可易也宗元案大禘對時禘言是也猶之大禘對時禘言也若因追享爲大禘而卽以大禘爲大

享則未確夫享莫尊于禘而莫大于禘禘惟
太祖一人所以尊之又追其所自出之帝故
謂之追享特以對時禘及吉禘言而謂之大
禘不可因大禘而謂之大享也惟三年之禘
徧及羣廟毀廟而元功之臣亦配享焉但不
及所出之帝然其禮最爲周徧而廣闊故對
時禘言既謂之大禘又對追享言而謂之大
享也亦謂之朝享者正是功臣亦在而同朝
于太祖也考長發之詩中及相土毀廟之主
并及伊尹之元功卽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者正是大禘之祭而謂之大享者
也小序謂大禘者非朱子已曾駁之集傳
雖未質言要已發其疑矣何元禘禘序而曲

證爲大享卽大禘者欲以強詞軋正理實不
足取也夫自漢儒以來多以大禘爲合祭羣
廟惟趙伯循因大傳只云以其祖配之而無
合食于前之文故謂禘其始祖所自出者配
惟始祖一人而不及羣廟此不刊之論也蓋
古祭各于其廟惟時禘大禘乃合食于太廟
故謂之禘耳若禘郊宗祖之祭尤典禮之特
隆者而可以羣廟之主雜于其間乎朱子獨
從趙氏說洵至當不易矣說此詩者又因序
有大禘之語反謂大禘原及羣廟以遷就之
何其惑也又或以爲商周之禮不同亦未免
從而爲之詞耳夫周公所損益者不過制度
文爲之末若禘郊宗祖之祭乃享帝享親之

極盛正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者而可假商周異制之說以巧為解乎則序說洵為無稽而不足据也審矣

商頌殷武撻彼殷武

傳殷武殷王武丁也

詩序殷武祀高宗也

正義高宗前世殷道中衰高宗伐荆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

朱子曰高宗中興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

穆之列此詩則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

劉氏瑾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與

劉氏欽曰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數中宗變也于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言天子五廟無見文或言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則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

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

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

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的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何氏楷曰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

七廟中及夫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于新廟與

七廟同享祀為百世不遷之宗而不與羣祧等列耳

又案先儒謂遠廟為祧遷主藏焉劉公瑾云三宗之

廟未知立于何所竊意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

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于太祖廟之兩旁三昭三穆

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謂也

周氏世禋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于理未安然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實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

蕙田案七廟之制自虞至商已然殷之三宗百世不毀不在七世親廟之數劉歆之論不可易也故朱子亦以為是

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

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

世之祖駿大也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 疏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設奠于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季

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疏此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太王王季上尊祖廟之事率領天下諸侯在廟祭先祖乃追王太王王季王季等為王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

書經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

疏太室室之大者故

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通鑑前編成王七年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

書召誥疏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

邑亦立宗廟

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

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

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疏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為清廟之意文王之神有清明之德者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為清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而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依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為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于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矣

劉歆歷譜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誠于周廟

注今文尚書

禮記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

王之祀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一昭二穆而已正義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惟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廟至子孫六廟至子孫七廟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祀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祀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卿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諸子諸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廟惟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旅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

說文云一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記于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廟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議案周禮守祧職在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諸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祧給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祖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蕙田案天子七廟之制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當矣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附會鄭注遂啟後人之疑然王說之是後多信之至馬說之謬尙未有奪其所據而詳辨之者今案馬昭引喪服

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證夫諸侯立四親廟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言之徐伯魯云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方氏之言理或有之而劉原父則云此一句上有脫簡吳幼清從之謂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謂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闕文者是也今以大傳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爲四親廟也此說似有據而可從則喪服小記所云固不得爲王者立四廟之證矣馬昭又引禮器周旅酬

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案宗廟以七爲正數則七廟七尸自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是禮案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因殷禮自開國已然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懿王孝王之世何得以祭法所云強入之附會明矣馬昭又引曾子問七廟無虛主及周禮守祧奄八人爲證案七廟無虛主是孔子特明齋車必載祧主而言正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卽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

禮運卷五
三
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祧遷之列何必又創爲世室之名且與不毀之義大不相符矣甯不謂之謬說乎周禮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孔疏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云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于理必不然真足以破其蔽矣馬昭又稱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案七廟除太祖外三昭

三穆皆親也諸侯及其高祖天子益二廟以昭尊卑之分所云降殺以兩不可易也乃強以功德不遷之祖入于親廟之數而造爲有其人無其人之說卽無功德之祖豈無高祖之父祖耶爾見其說之誣耳又云七廟外親盡之祖祧始猶當祀之夫祧非合食不及羣廟何有毀廟牽連言之混而無別夫七廟之議王肅爲是疏旣引之而又必舉馬昭之難以牽合者此疏家之陋例適足以益鄭氏之過而啟千萬世紛紛之議耳

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穀梁傳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

七廟故德厚者流光

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

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

袁準正論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

晉書禮志周制七廟以辯宗祧虞喜曰七廟不始

于周伊尹已言矣

唐會要岑文本云載籍紀七廟者多稱四廟者寡穀梁王制祭法禮器書咸有一德並云七廟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為然祖鄭元者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引七廟之文

通典杜氏曰禮有以多為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元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疎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為隆殺哉虞喜云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七世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為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于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為遷主所藏矣

王氏應麟曰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方氏慤曰天子之廟止于七何也太祖之廟創業之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總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于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晞孟曰自上下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一廟合于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象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陳氏祥道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于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

其來尚矣先王之于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土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于寢而已

陳氏禮書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于是禮以義起而

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劉歆論之于漢韓退之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辨韋元成天子五廟

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祧一祧也祧祭者毀廟與未毀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言禮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祧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又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而下五世而迭毀
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于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或言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則名與實異非尊德

貴功之意也

朱子或問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

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儒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祧廟議曰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宗者在數中禮之末失也

五廟考卷五
陳氏澔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將為四廟乎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

蕙田案韋元成論天子七廟實止五廟今核其說乃實止四廟耳元成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此其說有數誤小記而立四廟句上有闕文劉原父吳草廬之說甚明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為據一誤指立四廟為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悞禮莫大于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仍不為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于

配天之禮而乃靳之耶三悞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為立廟親盡也四悞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饗而契配周禘饗而稷配耳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為祭天以配為配天五悞若夫功德之廟不可預為設數使文武而下復有可宗之人親廟慮又益殺劉歆之論足以正韋之失矣

右四代七廟之制

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此用先王之禮疏鄭云此用先王

之禮者世室用此經夏法是用先王之禮也

蕙田案世室之名始此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疏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
仕氏啟運曰文武之不遷謂
之世室魯以一公比之也

蕙田案文世室武世室之名見于此

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世室者何疏解云欲言君寢于例不
書欲言宗廟未有世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
室之名故執不知問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曷為謂之世室世室
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疏言謂之世室世室屋壞何以書譏
何譏爾久不修也

朱子禘祫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
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
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宮鄭氏曰遠廟為
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

武之廟羣穆于文羣昭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
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又曰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
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其王時武王親盡當
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
世室

陳氏禮書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
無定法者義也故周于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
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
稱襄王致文武胙于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于
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
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
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

故天裁之其言雖涉于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錢氏梅仙曰天子之廟七不可益亦不可損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孔子所謂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此制是也獨有功德之主親盡不遷故周立文武世室不曰廟而曰世室亦以廟制不能加于七耳或謂周立九廟如九廟可立何必又爲世室之名哉劉歆謂七者正數其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在殷則成湯而下爲中宗高宗祖甲在周則爲文武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也至于二祧廟爲五世六世祖卽王肅所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而韋元成之徒則云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此大謬之說也蓋文武在共王時猶在七廟之內至懿王孝王別立二世室則在七廟之外左傳載景王之言曰子敢忘高圉亞圉朱子謂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二昭二穆之上祀高圉亞圉則七廟之立自武王時已然如合世室而始足七廟之數是周止五廟矣豈周家制禮竟下同于諸侯之制乎必不然矣

辨諸家立虛廟

王制孔疏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 任啟運曰世室二廟有其人則實之無其人則虛之馬昭引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子孫宗禹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湯而六周初五廟子孫宗文武而七是有虛廟之明證也如魯公始封周公尚在王季文王不得祀于諸侯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得謂無虛廟乎

孔穎達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始封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

朱子曰如劉歆之說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

辨趙德周無文武兩世室

趙氏德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于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名放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亦不毀故云武世室案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為周有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繼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悞矣

蕙田案趙氏謂武公之廟當不得武世室可也謂周并無文武兩世室可乎春秋傳史記載襄王顯王致文武胙于齊秦是世室不毀之確證明堂位侈張魯禮語雖近誣而所引四代服器官其制漢名色無緣都是鑿撰古禮之亡安知不藉此反存其一二耶

右世室

禮記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

宗廟制度

三

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
 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
 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
 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
 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
 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
 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
 死曰鬼注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
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若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
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
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贊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為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于祧鬼亦在祧顯遠之子無
事始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木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魯場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李氏
禱之而合食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者亦鬼
其百世不禘禘無主耳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
則上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
則無田則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史之謂也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方氏魯曰二祧
顯考之父祖也
馬氏疏謂口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
二祧之廟止于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
意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壇則
顯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為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

張氏融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無夫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楊氏復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
 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宗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其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二親廟而無高太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
 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
 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墀
 詳又案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預為壇墀
 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

三禮通考卷五十八
三
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皆
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澍曰案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為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
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為四廟乎壇墀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墀猶之可也
謂有禘則祭無禘則止則大禘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
詳未有舉壇墀為言者周公三壇同墀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于其
七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
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注此章謂禘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
矣

徐氏師曾曰去墀為鬼則王
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

郝氏敬曰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
無祧壇墀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為祧則似世遠去太祖亦不免矣至
使壇墀露處絕其血食故鄭有禘乃祭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本意記有禘焉
祭之無禘乃止未及禘也然則祭法與王制其誰為先王之舊乎人生有貴賤
孝先之情本一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至于庶士庶人
不幸不得為大夫士而親死即為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

惠田案祭法與王制不合諸儒多以祭法為
疑今考此條蓋本于家語而汲古閣所刊家
語與葛氏本其文亦有異同則係漢儒附會
理或有之今并附于後以俟參考

家語廟制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于其家使子
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
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
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疎貴賤
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
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享
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
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
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
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
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于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王舜劉歆當作王莽中字衍

陸氏佃曰此言王者後世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高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八經言此者正為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蕙田案立四廟徐伯魯以月祭之廟言亦屬強解劉氏吳氏脫簡之說近是且有太傳之文亦不可為無據也

附辨杜氏不毀高圉亞圉廟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余敢忘高南

孔穎達王制疏曰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注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辨郝敬不信七廟五廟

郝氏敬曰案七廟不見于詩書孔書云七世之廟非必真伊尹語儀禮周禮穀梁家語等書大抵與記先後雜出未可相徵或稱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或云九廟以至於十二廟祭法又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未知誰是夫尊祖敬宗人有同心天子道隆德尊何以恩窮七世諸侯五世上不得伸情大夫祭不得越祖禰士庶人則并王父母不祭豈人情乎

蕙田案郝氏之意以七世五世為不足而欲軼而過之蓋以後世世世不毀之典為是而

魯立煬宮以諸侯而祭二十一傳之祖亦不
非也且書明言七世之廟京山自不信耳而
乃以為不見於詩書不亦誣乎

右經傳言廟不同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九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匱纂畱編輯
李太僕總督蘇蘇御史和城方觀承同訂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晉
真蘇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元 參校

吉禮五十九

宗廟制度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廷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 疏先公謂諸蓋已前不可下入之 祧廟故入后稷廟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祧廟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案孔召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祧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源廟則是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 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三氏應電曰廟即祧故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此官雖名守祧其職掌則總廟祧之事也 華氏學泉曰遷主所藏曰祧周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則后稷之廟為祧成康以下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故文武之廟亦為祧此周所以有二祧非凡王者三昭三穆之外必當有二祧廟也諸侯遷主藏于太廟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蓋指太廟為祧言祧則足以統羣廟也周官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

祧而專以守祧名官
亦舉祧以該廟也
蔡氏德晉曰周初遷主藏于后稷廟之東西夾室則后稷廟為祧至懿孝後成
康以下遷主藏于文武兩世室故文武廟亦稱祧此成王周公時所稱祧則專
指后稷廟也守祧兼掌七廟而專以祧名官者舉遠以該親廟也主以奄人者
高紫超謂古人廟近宮內之故且祭祀之時有后妃內外宗行禮之事故用奄
人女奴
為宜也

蕙田案廟祧之說華氏為長

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

注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

也修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聖

華氏學泉曰廟曰修除祧曰黜聖康成曰互言之其實廟之昭穆遞遷則有毀壞毀壞則當有修除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修除之謂也祧廟不毀但當黜聖之使常新而已

方氏苞曰文武在七世之內本為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增疏乃謂奄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蕙田案華氏方氏二說可開鄭氏之蔽

禮記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饗嘗乃止

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

祧之中諸侯無祧

方氏慙曰二祧顯考之父祖也

馬氏臨孟曰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于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

辨鄭氏三祧

周禮春官守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小宗伯辨祧祧之昭穆鄭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賈疏周以文武為二祧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鄭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

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祭法疏曰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

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何氏洵直曰祭法遠廟為祧而鄭氏以文武為之蓋非是也

陳氏禮書祭法云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曰超矣又以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

蕙山案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者主未毀之廟祧者主已毀之廟設官不曰守廟而曰守祧蓋尊

之也以仁率祖則主近為親以義率親則主遠為尊遠者以祧為主故言祧以該廟蓋祧本以祧遷為義後遂借以為祖廟之通稱也如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昭元年左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左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有明證矣諸侯以太廟曰祧從遠祖為義且以示謙非百世不毀之廟云爾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先儒皆以五世六世祖為二祧蓋親盡世遠漸即祧遷享嘗乃止禮亦從殺鄭氏誤解以文武二廟當二祧遂至七廟常數反缺其二且二廟不祧反稱二祧名實乖違又謂遷主所藏曰祧據先公之主藏后稷廟先王之主藏文武廟則明有三

祧與二祧之文不合蓋由誤解祭法而即與祭法之文相戾弗思甚矣服虔訓先君之祧為曾祖之廟則知諸侯不拘何祖通謂之祧鄭以為始祖廟亦未見其必然也陳用之訓祧為兆從壇墀為義類但兆既非廟又非壇墀不審何者名為兆恐仍不若鄭作超解於祧遷之義為近耳

春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啻已後為數不啻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注莫繫世者謂定帝繫世本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自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

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注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注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

周禮夏官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注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

禮記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注凡賜爵者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首相旅尊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

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

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注昭穆成在同宗父子皆來疏昭穆謂

前于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序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於太廟之時則羣廟之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於太廟餘廟之祭雖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而

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注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至善之道也

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注序猶次也

大傳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

喪服小記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

其昭穆注中猶間也疏妾耐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耐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太祖無妾則又問曾祖而耐高祖之

妾也耐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耐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義也凡耐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于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當為壇耐之耳

壇耐之耳

蕙田案妾母不世祭謂奠而不祭無牲之謂非竟不祭也妾母無廟謂以昭穆耐祭於妾祖姑非無廟祭之謂也疏謂為壇耐之王制之謬惑之耳

雜記士不耐於大夫耐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耐於其夫之所耐之如無如則亦從其昭穆之

如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注夫所耐之如

於婦則耐姑疏大夫耐於士者謂耐為一孫為大夫若死可以耐祭於祖之為士者也士不耐於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耐祭於大夫唯得耐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耐為大夫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耐于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耐於高祖昆弟為士者則亦從其昭穆之如謂亦問一以上耐於高祖之如高祖無如則亦耐於高祖之祖如若其祖有昆弟之如班爵同者則亦耐之

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

食疏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耐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

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耐注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日耐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

上凡禮已復於寢如既給主反其廟練而后遷廟疏引喪服小記者彼解中猶問也一以上祖又耐孫耐祖為正若無祖則耐於高祖以其耐必以昭穆孫與祖同昭穆故問一以上取昭穆相當者若婦則耐於夫之所耐之如無亦問一以上若妾耐亦耐於夫之所耐之妾無則易姓耐女君也

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

左右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注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太伯虞仲於周為昭王季者太伯虞仲之母

弟也疏仲統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統君字

二十四年左氏傳富辰曰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

疏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

一穆文王於次為穆故文子為昭武子為穆

二十八年老氏傳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文公二年大祀於太廟躋僖公 穀梁傳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注給祭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

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

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弗聽遂躋之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張純曰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

故曰穆穆順也

通典杜氏佑曰太祖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對為穆

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父子不竝坐

陳氏禮書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

傳言太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
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
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
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
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土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
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
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
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
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
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
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
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也先
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

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周氏世禋曰廟之外爲都宮諸廟在內各有門堂寢
室牆宇環之太祖居北其餘以次而南廟皆南向廟
主在木廟之室中皆東向若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
則唯太祖東向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
南牖下而北向若禘祭則於太廟中特設太祖所自
出之帝於東向而太祖退居南向以配之太祖之主
不遷其餘親盡則遷遷昭之首廟主則以次廟末廟
之主遞遷而上而以新主祔於末廟遷穆廟之主亦
然總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有時子在三昭父在三
穆似乎倒置然廟有門垣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爲尊
卑也凡遷主必毀其廟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簷可
也改塗可也謂更而新之移置其主也古者遷主皆

入於太廟之東西兩夾室至周則王季以上穆之遷
主人於太廟文王以下穆之遷主人於文王世室武
王以下昭之遷主人於武世室凡藏主必藏石室之
中左傳昭十四年鄭原繁云我先人典司宗祏所謂
宗祏者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附辨陸氏佃昭穆為父子之號及廟次世次不同

陸氏佃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
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張璠何洵直
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又有時
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為昭者不復為
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子常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
則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又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同堂合食實
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
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合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又曰世
次與廟次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世次無遷法則昭生穆生昭
廟制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
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成在而不失其倫若廟次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者耶

何氏洵直曰案古者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

而不以子代父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孫為昭
曾孫為穆元孫為昭謂之昭穆通於存亡居昭位者
不可遷於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本之於經
實之於傳驗之以先儒之說根據盤互枝連葉貫議
論符合如出一人請得條別而陳之何謂宮寢宗廟
皆以孫居王父之處曰春秋書高寢路寢小寢何休
曰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疏義謂孫死亦
從王父母是殯於其宮之西序矣殷則殯於祖廟之
兩楹間設朝而殯於祖是也及家人辨其兆域則以
昭穆為左右至卒哭明日又各從其昭穆祔於祖父
女子則祔皇祖妣婦則祔皇祖姑故曰以其班祔以
士大夫言若祖尊則祔於諸祖父為士大夫者若
無可以祔或王父母在則越曾祖一世當為壇而祔

高祖若又無可以祔則越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必以其昭穆者也以諸侯五廟爲言祔祭既畢則主復於殯宮之寢如既祫主還其廟然也練而後遷廟於是以始祔之孫入王父廟以王父入高祖廟以高祖之主藏於太祖廟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孔穎達曰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以其高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祔入高祖廟其新神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遷廟以孫代王父取其昭穆相當所以壞祖與高祖廟而不毀曾祖爾漢劉歆之論最博而篤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今

之說者祔廟與遷廟異是不然也至祥禫既終而合食於祖則室中之位太祖西方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太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差次而東孫與王父竝列下達於禴張純曰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王肅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曰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也雖祭殤與無後亦以孫從王父記曰從祖祔食蓋曰自祭於殤在於父廟祭無後兄弟當就祖廟祭無後諸父當於曾祖廟各從其班也祭成人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皆衣其祖之遺衣服而坐於祖主之左然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故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其異昭穆而祖孫則同耳祭統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謂同宗人皆來助祭也又曰昭爲一穆爲一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賈公彥曰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面陳假令父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中各以年長者在上幼者居下故云齒也夫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義據明白有如日星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其意以爲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遷唯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子縱歷百世其當爲昭當爲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郕文之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爲穆故謂其子云文之昭也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曰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爲昭則謂其子曰武之穆也至於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與此同意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太王之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王季之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書曰七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書言世而禮言昭穆則世與昭穆無不同之理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爲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

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據其班
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
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
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經傳之言既然矣觀先儒
之論則韋元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杜預曰
穆生昭昭生穆漢帝詔曰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
為義一體顏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
為昭鄭氏曰周以文武為二祧藏遷主文為穆祧為
昭主武為昭祧為穆主此先儒論昭穆一定不易皆
與經合但祭法遠廟為祧而鄭氏以文武為之蓋非
是也說者曰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
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必如此言
則世次廟次常以子代父古無此理又曰王季既遷

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
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臣謂此非禮意何者葬與祔祔
皆以孫從王父其無祖可祔者必中一以上祔於高
祖論其為尸則抱孫不抱子是昭是昭班穆是穆班
故曰孫與祖同若謂祖遷於上則孫與元孫皆次之
昔以為穆今以為昭昔以為昭今更為穆以葬位祔
位祔位尸位觀之皆顛倒失序是但知有昭穆之名
不知有昭穆之班何所謂孫與祖同故曰此非禮意
竊嘗以為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
據迭毀為言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去
壇為墀此據定體為言也迭毀者言乎其動也言乎
其動則云三昭三穆而孫代王父之言寓於其中矣

定體者言乎其常也言乎其常則云考與王考至於
遠廟去壇而墀遷祖遞位之義亦不外是矣祔與廟
遷雖非一時然均名昭穆豈有二位祔則孫從王父
合食遷則孫常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如劉
歆王肅之論是也既生居王父之寢歿則殯於其宮
之西序葬與祔祫俱從祖列至其爲尸亦襲祖之遺
衣服而坐於主之左助祭賜爵各以昭穆序以受氏
命族又以王父之序是無所不用其班何獨遷廟則
以子代父而亂其班乎說者又引適子冠於阼爲證
蓋亦不類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明其代父傳重
其當祖統昭穆相代也又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謂之祖則無

對故其位居中而不以昭穆居之且世世不毀昭穆
有對故斷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至親盡則迭
遷后稷爲周祖其子不窋曰昭其孫鞠陶曰穆周公
爲魯祖其子伯禽曰昭其孫考公曰穆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祖者天也昭居左爲陽穆居右爲陰以三
昭三穆言之則一爲昭二爲穆三爲昭四爲穆五爲
昭六爲穆一三五者陽奇之數也二四六者陰耦之
數也自一世推而至百世皆然昭者有昭班與陽奇
同類穆者有穆班與陰耦同類故葬與祔祫必以孫
從王父蓋神得同班同類則爲安也昭之王父以昭
孫爲尸穆之王父以穆孫爲尸蓋神得同類則憑依
之也夫奇耦爲定數左右爲定位昭穆爲定班若曰
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猶陽奇有時爲耦陰

耦有時爲奇班類顛錯尊卑失序矣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是葬位有昭穆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位有昭穆大禘室中太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是祫位有昭穆孫爲王父子不可以爲父子是尸位有昭穆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廟位有昭穆葬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祔可知也祔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祫可知也祫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尸可知也尸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廟可知也葬位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五者均謂之昭穆豈有二義哉在葬位爲昭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爲昭在葬位爲穆則於祔位祫位

尸位廟位俱爲穆今之說者曰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爲穆對子則爲昭故有在廟位爲昭而於祔位祫位爲穆在廟位爲穆而於祔位祫位爲昭失禮意矣王季之時以太王爲穆至惠王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爲昭至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太伯虞仲者太王之子號仲號叔者王季之子太王於廟次世次爲穆故謂其子爲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爲昭故謂其子爲穆武王時廟次以文王爲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爲昭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旣言之矣曹伯之臣侯獯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

距襄王又七世而遠魯定公四年衛大夫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由此論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雖百世無易也始祖之位定則昭穆從而正始祖之位不定則昭穆從而不正漢以太上廟瘞於陵園而悼皇考序於昭穆是高皇帝以有功加其父史皇孫以旁支干大統有以知漢之昭穆不正也唐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上有顯懿二祖貞元中用陳京議遷獻懿於別廟而景皇帝正東向之位有以知唐之昭穆不正也漢唐猶然又況晉隋五代之末造乎祖位定而昭穆正者殷周與本朝是也

蕙田案何氏之論援據詳盡斷制明確論昭穆者無出其右

張氏瓌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

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乎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唯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歿而殯葬以至耐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

廟次獨不然乎

蕙田案張氏昭穆自為尊卑而不嫌相臨可補何氏所未及

張子曰夏殷以前太祖亦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禘及之至周則太祖常存當文武時則以后稷為太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為太祖稷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武王是其德可宗者也凡廟須推始祖以為太祖又須有一勦業之主即所謂祖也又須有一有功業致太平之主所謂宗也祖宗二祧與始祖二廟永不祧也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勦業者亦當為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為勦業之主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亦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不立為宗也又如東漢既滅劉先

主復立漢嗣後世安得不以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為定數又如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為數十廟也

朱子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

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案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節其

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

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

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

常為昭穆常為穆

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毀則耐於穆之近廟而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

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

弓所謂耐於祖父者也

傳毀廟之主藏于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耐檀

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啻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蓋仲虺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恒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

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

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

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

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

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

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祀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

閒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

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

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

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

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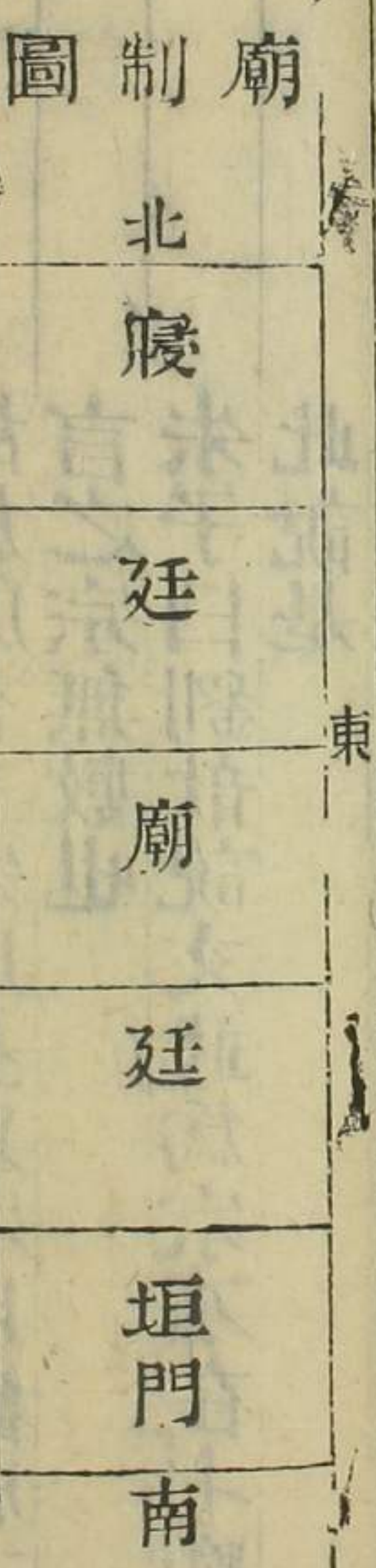
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

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

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

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

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既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公劉皐僕毀隴高圉公叔王季武康穆懿夷宣
鞫 慶節差弗公非亞圉太王文王成昭共孝厲幽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高圉以	亞圉以	公叔以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公叔王季	公叔王季	公叔王季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太王文王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康王時	昭王時	昭王時	昭王時	昭王時	昭王時	昭王時
公非以	高圉以	亞圉以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上藏主
高圉公叔王季	亞圉太王文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公叔王季武王
武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成王時

周禮卷之七 宗廟制度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世室	武世室	文世室	武世室	文成	武康	文成	武康
武康	成昭	康穆	共王時	昭共	康穆	昭共	康穆
穆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穆共	昭共	穆共	昭共
太王以	上藏主	王季以	上藏主	武康	昭共	康穆	昭共
武康	成昭	武康	昭共	昭共	昭共	昭共	昭共
穆王時	穆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夷王時	夷王時	夷王時	夷王時

朱子曰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

五禮通考卷五十九 宗廟制度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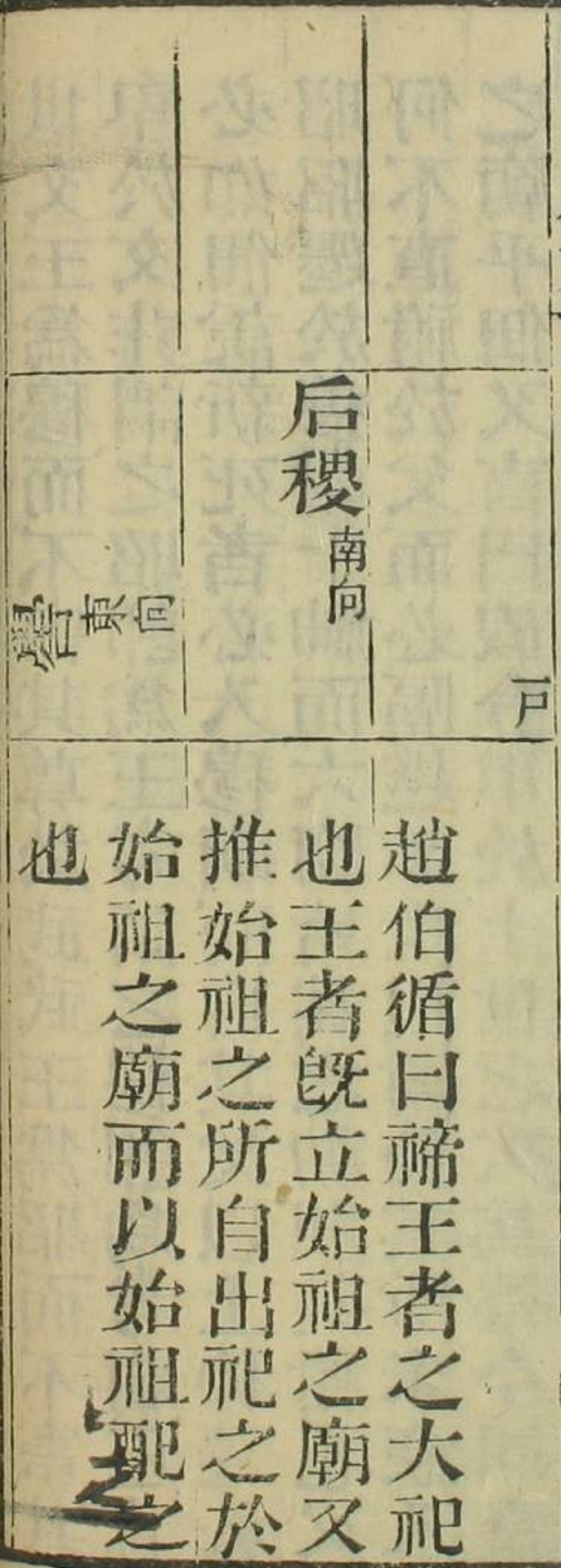
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墀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

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祧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祧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

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

其虞祭附禮俱詳見讀禮通考中

周大禘圖



周大禘圖

向 南 皆 昭 為 王 宣 至 窟 不

太祖后稷

向 北 皆 穆 為 王 幽 至 禘

春秋傳曰禘祭者與廟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周時禘圖

文王時

南向
王季 公叔

北向
大王

稷向東

王時

武王時

南向
王季 公叔

北向
大王

稷向東

王時

成王時

南向
武王 王季

北向
大王

稷向東

王時

南向
武王 王季

北向
成王

稷向東

王時

南向
康王 武王

北向
成王

稷向東

王時

南向
康王 武王

北向
成王

稷向東

王時

南向
康王 武王 穆王

北向
成王 昭王

稷向東

南向
康王 武王 穆王

北向
成王 共王 昭王

稷向東

南向
康王 武王 穆王

北向
成王 共王 昭王

稷向東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有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皆不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余竊謂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

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

朱子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為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

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
 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
 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
 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
 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
 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
 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
 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
 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
 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
 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
 遷穆之北廟七世祧則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
 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

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
 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
 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
 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
 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
 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
 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卑也而可乎曰
 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
 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
 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
 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
 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
 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

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去之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特於漢

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孝惠之節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

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前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辨朱子兄弟異昭穆

朱子補禮議周九廟圖宣王

時穆諡夷二昭其孝厲三穆

祧廟議狀第八室欽宗

爲穆第九室高宗爲昭

文獻通考馬氏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又在昭穆之位太拘諸儒之言昭穆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矣既爲之說又爲之圖覽者一見可決然愚謂此制也必繼世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且紊矣姑以其圖考之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其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其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而爲昭也皆是也孝王爲其王之弟而以繼其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

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以孝王廟其間而其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廟矣然此所言昭穆祧遷之紊亂者不過一世耳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者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

憲穆敬文武宣是也然穆宣皆憲之子敬文武又皆穆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憲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祧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祧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旣不能必其爲子爲弟而祧立宗廟之時又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爲穆多昭少爲昭多穆少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升祔之時旋行營柩屬於昭者於太祖之左建之屬於穆者於太祖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爲六廟定爲三昭三穆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爲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

其地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雖昭多於穆昭必不可侵穆之位而穆位多虛雖穆多於昭穆必不可居昭之地而昭地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剏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類廟之其昭穆之不順者則必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之左右剏造煩擾非所以安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聽則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故曰昭穆之位太拘也

蕙田案朱子昭穆之說止言父死子立之常而未及兄終弟及之變設有善發問者舉以相難朱子必有說以處之矣馬氏所駁雖為明辨然其說實先自疏家發之春秋文公二

年左傳孔疏云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此與馬氏同義且張子亦嘗曰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則已發其端矣馬氏乃以眾難自塞而欲苟安於漢代之末失豈古禮真不可行耶又檢諸儒近世四明萬氏能發揮其說而不失禮之意附於後以補馬氏所不及云萬氏斯大曰天子七廟固為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考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

祖禰父子為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注疏皆謂
閔雖弟先為君僖雖兄嘗為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
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為喻范甯獨不然之胡
安國亦以兄亡弟及為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為善
會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之昭穆之為義
生於太廟中祫祭位鄉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
父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
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邲霍文
之昭也邲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
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
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於王季也虢仲虢叔
不聞異於文王也管蔡及邲晉而下不聞異於武王
成王也是則身為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

如以兄終弟及之故即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
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邲晉而下一人此
一人者反以為天子故而昔為文之昭者今且為武
之穆昔為武之穆者今更為成之昭矣而可乎故曰
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於
兄而繼弟則弟為適而兄為庶庶不並適又昔已為
臣故雖兄不得加於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
必進之先廟禮記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
若夫廟制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
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
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
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
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為後人之

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亦豈有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朱子之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蕙田案昭穆之說何氏洵直為的至朱子始詳然馬貴與猶有昭穆偏枯祧遷紊亂之疑萬充宗據兄弟同昭穆之義定為同廟異室之制則世次不紊而廟制有常不唯補先儒之闕直可為萬世之典矣

顧氏炎武曰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

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禘而已

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禘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

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

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

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

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才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立復

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

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

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

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禘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鄴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兩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廟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任氏啟運曰同堂異室以西為上朱子謂其失始於漢明帝蓋別為一室則深廣不足以容俎豆而合為一廟則事太祖者既褻而不嚴事親廟者又厭而不尊也然愚謂禮有經有權朱子之說以論父子祖孫當異廟而同堂者耳若兄弟嗣位不當以此拘也朱子議禘禘以太祖為昭太宗為穆欽宗為昭高宗為穆蓋因宋制而言觀欽宗高宗當為一世而同祧一疏則知朱子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者為定論而欽昭高穆之說非確論矣故兄弟嗣位必同堂異室竝祔同祧也

蕙田案此與萬氏義同

蔡氏德晉曰天子諸侯廟祧昭穆之制天子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為太祖不在昭穆之數其子為昭之始孫為穆之始以後穆生昭昭生穆相間而下至於無窮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之廟謂之親廟親盡而迭毀凡廟必建於宮室之左中門之外總度立廟

之地而環之以墻其南爲門謂之都宮都宮之內乃
建羣廟每一廟爲三屋皆南向一爲門塾士冠禮筮
於廟門是也一爲廟以奉神主而祭祀焉一爲寢以
藏衣冠祭祀畢則燕飲於此小雅樂具入奏是也三
屋總周之以墻爲一廟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坐北而
向南三昭居左三穆居右皆下於太祖以次而出向
南廟必有主藏於木廟室中皆居奧而東向及祫祭
於太廟惟太祖東向居尊羣昭皆列坐於北而南向
羣穆皆列坐於南而北向位皆自西而東以近至尊
者爲上也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
深遠故謂之穆昭穆所以別世次而名義必取於祫
祭之位者祫祭則祖考子孫咸在死者以世次爲坐
位生者以世次爲立位秩然不紊而名分可因以正

也七廟初立之時一世爲太祖二世居一昭三世居
一穆四世居二昭五世居二穆六世居三昭七世居
三穆至第八世沒仍當祔於三昭內而以六世主遷
於二昭四世主遷於一昭而祧其二世主藏於太廟
之東夾室如第二世主有功德不當祧而爲後世所
當宗者則別立廟於三昭之上與太祖竝謂之世室
第九世沒仍當祔於三穆內而以七世主遷於二穆
五世主遷於一穆而祧其第三世主藏於太廟之西
夾室如第三世主有功德不當祧而爲後世所當宗
者則別立廟於三穆之上亦與太祖竝而謂之世室
世室或稱祖或稱宗家語所謂古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是也凡死者卒哭而祔
祭於祖祔祭者將代居其廟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

神也既祭復反於寢練而毀廟毀廟者穀梁傳云易
檐可也改塗可也以示將納新主而有所加非盡撤
去而更造之也始死者昭則羣昭之廟皆毀始死者
穆則羣穆之廟皆毀三年喪畢而後祔廟祔昭則羣
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何氏
洵直所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居昭位者不可遷於
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是也然昭穆初建之
位二世昭而三世穆則左尊而右卑至八世升祔於
昭而祧其第二世於是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左反卑
而右反尊者陳用之謂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
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朱子謂宗廟
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蓋諸廟各
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故也況禮之尙左尙右何常

父居昭而子居穆則以東為上父居穆而子居昭則
以西為上固無不可也特是父死子繼昭穆之廟得
其常如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姪則昭穆之
廟際其變考之商書云七世之廟而禮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每一世而一廟明矣故
父子異昭穆而各為一世兄弟同昭穆而並為一世
各為一世則祔於祖而各居一廟並為一世即祔於
其兄同居一廟而異其室蓋禮祔必以其昭穆故孫
祔於祖子不祔於父弟可祔於兄士虞禮所謂以其
班祔也孫祔於祖則有祔必有遷有遷必有祧而同
班之廟皆毀弟祔於兄則有祔而無所遷亦無所祧
但毀其兄廟之室並為二室兄居第一室弟居第二
室耳如三人祔則並為三室一居中二居左三居右

四人祔則竝爲四室一居中之左二居中之右三居左四居右五人祔則竝爲五室一居中二居中之左三居中之右四居左五居右古者廟皆有五室故五人竝祔而不嫌多廟後之寢其室數亦同於廟而各藏其廟主之衣冠也如弟先立而兄繼之亦同祔一廟而爲二室但弟當居第一室兄當居第二室其祫祭之位則弟與兄同班而兄必位於弟之下兄弟之序不先君臣故也如姪先立而叔繼之則叔當祔於姪之父廟而異其室然不嫌躋於姪之上者同昭穆則有嫌異昭穆則無嫌也至祫祭於太廟則叔必與姪之子同班叔姪之序亦不先君臣故也兄弟既同廟異室故祔則竝祔遷則竝遷祧則同祧是以昭穆不紊而廟數有常也祫祭之位昭穆相對兄弟嗣位

者或三人俱昭則唯第三昭與穆相對而一昭二昭對面之穆位皆虛或三人俱穆則唯第一穆與昭相對而二穆三穆對面之昭位皆虛餘可例推也以歷代之制言之家語云天子立七廟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朱子云劉歆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七廟數也其說是故虞夏皆以顓頊爲太祖虞之時以帝嚳爲文祖帝堯爲神宗皆功德廟而自立親廟五祀瞽瞍以上史記瞽父曰螭牛螭牛父曰句芒句芒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卽帝顓頊之子故親廟止於五也夏禹之時增立舜爲功德廟而自立親廟五祀鯀以上漢書律歷志鯀爲顓頊五世孫則可具五廟若史記以鯀爲顓頊之子恐太近而非也其後子孫又祖鯀宗禹爲功德廟

而親廟漸增爲六焉商以契爲太祖而祖冥宗湯後以湯爲烈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皆爲功德而親廟則六周以后稷爲太祖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爲功德廟二而親廟亦六也至於昭穆之制莫詳明於周后稷第一世爲太祖第二世不窋爲昭第三世鞠爲穆傳至太王十三世復爲穆王季十四世復爲昭十五世文王又爲穆十六世武王又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考武王爲昭考而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邶雍曹滕畢原豐鄒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衛祝鮀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何氏洵直謂父於廟次世次爲昭者故謂其子爲穆父於廟次世次爲穆者故謂其子爲昭由此論之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雖百世無易是也若諸侯之制則都宮中立五廟一爲太祖二昭二穆爲高曾祖禰四親廟升祫祫遷之法與天子同但第六世祫於昭卽當祫第二世第七世祫於穆卽當祫第三世而有功德不當祫者亦爲世室如祝陳杞宋以堯舜禹湯爲太祖而陳胡公杞東樓公宋微子之屬皆始封之君當另立世室也至如魯始封周公尙存而禮諸侯不得祖天子故不立廟周公薨始立昭第一廟至五世當祫以魯之受封實始於魯公故另立世室於二昭之上如齊太公始封卽立二昭二穆四親廟而無太祖以諸侯非始受封不爲太祖故也太公薨則入禰廟而上祫一世所祫之主則瘞埋於墓所至五世當祫乃正太公之位於太祖而更定其子丁公爲昭

之始丁公以後祧主則不瘞埋而藏於太廟之夾室矣丁公不立世室者以齊之受封實始於太公也任翼聖謂後世帝王崛起其禮亦當如齊之例漢元瘞太上主於園寢晉初祀征西六世唐初祀宣簡四世宋初祀僖祖六世皆有昭穆而虛太祖司馬溫公以為太祖未正位故止祀三昭三穆太祖已正位乃竝昭穆為七世是也蓋祖有功宗有德與郊議謚同義皆本天以衡之非意為推崇王安石以僖祖為始祖謬甚其說精當不可易矣

又周世次昭穆圖說后稷第一世不窋第二世鞠第三世公

劉第四世慶節第五世皇僕第六世差弗第七世毀隃第八世公非第九世高

圉第十世亞圉第十一世祖紺第十二世昭第十三世太王第十四世王季第十五世文王第十六世武王第十七世成王第十八世康王第十九世昭王第二十世穆王第二十一世懿王第二十二世

王第二十二世案周自后稷以至懿王凡二十二世皆父死子繼后稷為太祖其下一世昭一世穆相間而下故文王以前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武王以後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凡親盡而祧之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至懿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因另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及懿王崩孝王立孝王者其王之弟懿王之叔也懿王本有子乃不立子而立叔昭穆之變於此始矣史稱懿王時王室始衰此亦其明徵也然懿王既崩自當祧廟懿王為其王之昭其主自當祔於第三昭廟之內由是穆王遷於二昭康王遷於一昭而武王當祧矣亦以有功當宗因另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夫孝王為其王之弟孝王在位猶其王在位也其王時文王且不當祧

况武王乎今以其王祔之故不得不祧文王又以懿
王祔之故不得不祧武王是則孝王時三昭三穆之
廟雖仍有六世之主而上事止四世矣幸而文武有
功當宗得立二世室而所事仍六世否則僅得事四
世而止矣故成周廟制之變於此始也然猶變而不
失其常者也至孝王沒夷王立而廟制抑又變矣孝
王共王第二十一世穆夷王懿王子第二十二世穆孝王之姪孫而懿王之
子也以常制論則孝王當祔於第三穆廟之內由是
其王遷於二穆昭王遷於一穆而成王當祧然天子
七廟本七世商書所謂七世之廟也則三穆廟當三
世今其王與孝王本同一世而居二穆廟則三穆廟
二世矣設兄弟四人嗣位則三廟止一世而祖亦在
祧毀不祀之列矣其可乎然則孝王之主當祔於何

廟曰祔於共王之廟而其王之主不遷為同廟異室
之制可也同廟異室則遷則並遷祧則同祧則廟制
之極其變而仍不失其常者也夷王崩厲王立夷王
為懿王之穆當祔於第三穆廟之內由是其孝並遷
於二穆昭王遷於一穆而成王祧矣至厲王之子宣
王當祔於三穆則夷王當遷於二穆其孝並遷於一
穆而昭王祧矣宣王之孫平王當祔於三穆則宣王
當遷於二穆夷王當遷於一穆而其孝同祧矣所謂
並祔同祧廟制之變而不失其常者也其廟主之祧
者既立文武之世室則穆主之祧者藏於文世室之
夾室中昭主之祧者藏於武世室之夾室中鄭康成
所謂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
武廟也厲王世昭二十四宣王世穆二十五幽王世昭二十六平王世穆二十七洩

父平王太子未立而卒一十八世昭夷王以後厲宣幽平皆父子相繼昭穆世次井然矣及平王時太子洩父卒立其子林是為桓王蓋以嫡孫而承正統也然則洩父當祔廟乎不當祔廟乎洩父之沒在平王時其卒哭而祔當祔於祖乎不當祔於祖乎雜記言公子祔於公子喪服小記言諸侯不祔於天子士大夫不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則王子不當祔於先王矣然太子儲君也非王子比固可祔於先王但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則正統有屬異日太子不當祔廟則卒哭而不祔於先王可也如伯邑考是也既立其子則正統昭穆不容缺一世異日太子必當祔廟則卒哭而祔不可不祔於先王矣如洩父及明懿文太子是也特是喪畢祔廟王不當祔其子而遷其父且父為王

而主祭則子亦不得獨居一廟之尊故喪畢祔廟不毀廟不遷主但以廟之夾室藏其主可也及子嗣位則當取父之主追尊其號祔之於正室以為禰廟而遷其曾祖於上廟此不易之理也明建文帝以太孫嗣高祖位元年追尊皇考懿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祔享宗廟禮之正也否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乎漢宣帝以昭帝之兄孫而嗣昭位因立悼皇考廟明孫鑛謂以孫繼祖不嫌為考立廟是也此禮之權也而漢尹更始及王莽乃以皇考廟為不當立則必將以孫禰祖而紊昭穆之序可乎至正統昭穆不缺而以旁支藩裔入繼大統者其祖仍當祀之於本國非唯不得祔享太廟并不得追尊其號也明世

宗之祔興獻王於太廟也欲尊其父而陷其父以三
罪以臣匹君一也以支庶亂大宗二也以藩王干天
位三也不孝莫大於是矣桓王太子洩父二十九世穆莊王三十三世昭僖王三十四世穆定王三十五世穆
惠王三十六世昭襄王三十七世穆頃王三十八世昭匡王三十九世穆定王四十世昭
匡王第三十五世穆桓王為平王孫同居穆位歷莊僖襄頃五
王至匡王而世次復為穆定王以弟而繼兄之位故
匡定二王當同居一穆廟而異其室也簡王三十六世昭靈
王三十七世穆景王三十八世昭案靈王有太子晉壽蚤卒因立子
猛壽之弟也晉壽雖為太子而其弟嗣位則晉壽非
正統相繼者矣故皆不當祔廟也子猛未終喪而卒
其弟敬王立諡猛為悼王以猛嘗立為王當祔廟也
其後敬王亦當與悼王同廟異室也悼王三十九世穆敬王四十世昭
元王四十一世穆貞王四十二世昭貞王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

王皇甫謐帝王世紀作貞定王司馬貞索隱以為周
家不應有定王況世數非遠史記乃文偶誤皇甫謐
彌縫兩用之未為得也當以貞王為正蘇氏古史從
之為允哀王四十二世昭思王四十三世昭考王四十四世昭貞王崩長子
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
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
是為考王夫哀思皆嘗為王當祔廟而思考攻殺其
兄或未必以其兄之主祔廟然所以攻殺兄者不過
利其國耳既奪其國而兄又死諡典虛名廟享虛位
可以不吝故既為立諡必祔廟可知如祔廟則哀思
考當同廟而異室矣威烈王四十三世穆安王四十四世昭烈王四十五世穆
穆顯王四十五世穆烈王四十六世昭顯二王兄弟相繼則其廟必同廟
異室竝祔同祔明矣慎覬王四十六世昭赧王四十七世穆周自后

五禮通考卷五十九
稷至於赧王凡四十七世皆父死子繼以爲常而際其變者六一則懿孝夷之交也二則平王洩父桓王之交也三則匡定之交也四則靈景悼敬之交也五則哀思考之交也六則烈顯之交也余因考其世次而論定其昭穆如此則變而仍不失其常者也或疑兄弟同廟異室固可無疑以孫繼祖而祔其父於廟必太子未立而死者可也設太子有罪而廢者恐不可以罪人而祔廟也周禮冢人職死於兵者不入兆域王昭明謂刑戮之人惡其毀傷故也廟制宜亦當如是然則祖與孫同昭穆其中虛其一世不亦可使昭穆不紊乎曰是不然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先王以是閑其臣子而不可以加於君父故魯昭公失國而死季氏葬之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況宗廟

之制又非墓域比雖厲王之流疑幽王之被弑楚穆王弑父自立皆得祔廟蓋立廟而祭孝子順孫所以申其孝養之志也不以祖父之賢不肖而異也惟親盡廟毀始論其功德而立不祧之廟非所論於親廟也唯歷代帝王廟專以歷數相繼爲次序亦非所論於親廟也親莫親於父子乃以有罪不立而不使入廟可乎且父廢而子得立易所謂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者也子幹父蠱猶已之悔過遷善也悔過遷善不失爲全人子幹父蠱則考得无咎故禹幹父蠱而緜可以配天蔡仲幹父蠱而叔度可爲始祖又何嫌祔於昭穆之廟乎哉昔蒯瞶得罪出奔其子輒立而拒其入孔子以爲不仁及蒯瞶入立仍諡爲莊公而祔廟君子不以爲非而諡輒爲孝公蓋罪者一時之

過舉而可贖父子者千古之大倫而不可廢擯斥之
權祖父得加之子孫而享祀之孝子孫當自盡於祖
父者也惟爲人後者爲之子父不可二既以所後者
爲父不得復以本生父爲父而僅得以伯叔稱之今
既未嘗爲人後而有所後之父乃廢其父而不祀則
是無父也人有無子者不問有無父者無父者其必
禽獸乎禽獸之行而可爲乎或疑不祔廟而別立廟
以祀之可乎曰禮無別立廟之文昭穆之廟皆親廟
也既爲吾父惡得不入親廟然則虞舜嗣堯之位當
祀堯爲禰乎曰禮同宗則可爲之後異姓不相爲後
使舜與堯爲同宗當以堯爲禰而封其弟象以奉眚
祀無弟則立眚同宗之子爲後亦封之使奉眚祀今
舜既與堯異姓故祀堯於功德之廟謂之神宗而自

立高曾祖禰四親廟祀眚以上孔子所謂宗廟饗之
者此也孟子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而以天下養
生而爲天子父以天下養沒則以爲禰而祭之所謂
追養繼孝者也曰後世如周世宗爲郭氏養子則何
如曰養異姓爲子非禮也然其生也既撫育之爲子
嚴事之爲父沒而禰之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也似不
得以異姓不相爲後之禮繩之矣酌乎人情以變而
通之同宗爲後之禮可也

蕙田案蔡氏推廣萬氏之說曲鬯旁通殆無
剩義由是宗廟不易之制古今事勢之變經
可守而權可達矣惟天子七廟引家語云自
虞至周所不變又謂舜宗堯爲功德廟而自
立四親廟不知所云七廟者指堯以上之祖

乎抑瞽瞍以上乎所謂功德廟者將合親廟
爲一局乎抑分爲兩事乎合之則宗在堯而
祖在瞽無此兩岐之理分之則宗堯一廟而
祀瞽四廟不合七廟之文此尙未深考也
觀承案昭穆之說自漢以來紛然聚訟至朱
子而始有定論然是乃父子相繼之常經若
有兄弟相及或以伯叔繼統則昭穆紊矣萬
充宗據張子之說謂兄弟當同廟而異室而
叔則祔於所繼之考廟始有以通其變而仍
不紊其常蔡德晉因之更爲推廣焉亦云詳
已雖然禮莫大於宗廟蓋一舉而尊尊親親
賢賢貴貴之義無不盡固未可以一端論也
夫廟制太祖居上而昭穆分列者所以尊尊

也三昭三穆以次遞遷而不容少減者所以
親親也而又有祖有功宗有德祀帝配天百
世不遷之廟則所以賢賢也諸侯不得祖天
子有以藩侯入承正統者亦不得顧私親而
祔廟又所以貴貴也今於尊尊親親之禮可
以無憾矣而賢賢貴貴之道似尙未盡何也
夫所謂祖有功宗有德者必其功德在人炳
然難掩則沒身而後定謚稱宗已眾著其爲
百世不遷之主矣而說者論周之文武一似
隨例祔廟茫不知其爲宗者直至懿孝之世
當遷始覺其不可而爲之立廟則聖人之垂
典則以遺後人者不已疏乎夫周公制禮於
文王既沒特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東都甫

五禮通考卷五十九
建又特立文武二廟而不及其餘則百世不
遷當時已有定制必不以世室大典委諸六
七世後不可預知之子孫也決矣殷武之詩
亦然蓋高宗沒而卽立廟必不遲之又久至
武乙時也漢書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是文
帝在時且有此論若武帝則原有不滿人意
處故數世之後尙煩集議爾觀此乃知說者
多事後懸揣之詞而未合於當日之情形也
若夫太子無後而立其弟則不得祔廟當如
伯邑考太子有後而其子立不妨追尊祔廟
如周之洩父明之懿文此固例之可援者也
顧其說曰太子本宜爲君故可稱宗入廟則
彼無後而令終之太子豈不宜爲君者耶又

謂天下無無父之人則彼同宗之人繼者獨
可爲無父之人耶是不知君命立其弟則兄
弟不相爲後故不可祔若立其子則祖孫不
可異昭穆故不得不祔也與夫旁枝入繼非
一脈相承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至若得罪
於父而廢斥以死者而其子或得立竟可追
崇而祔廟則有所未安焉夫天下無無父之
人亦無無祖之人母出而與廟絕則子雖繼
位而不可以欺死父然則獨可以死父而欺
其王父乎非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說
者謂子爲天子則已能幹蠱而父罪可贖然
繼世而立乃承襲之常而未可遂謂之幹蠱
也幹蠱如周宣之中興而不敢改其父之諡

也禹之配鯀於郊則鯀但斥於君而未嘗絕於宗也或更例之孔子溝昭公之葬而合諸墓然昭公乃君逐於臣而非父之逐其子也是所未安於心者也雖然苟不祔則將與王父異昭穆是正所謂不父其父而祔其祖者而昭穆之次不乃大亂乎此所以不得已而爲之辭也然而其意是也其說非也當曰父子天性無終絕既生而斥之使不爲君則已足以蔽其辜矣初未嘗沒而并欲絕其後也今而其子既立則子固不可以無父而孫亦不可以祔祖然則追王祔廟固亦義之可安而爲王父在天之靈所許者歟夫如是則於賢賢貴貴之義固兩無所妨而其所以尊尊

而親親者亦益以篤厚而不替也已

右廟祧昭穆

五禮通考卷五十九

五禮通考卷五十九

